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金丝燕

远 近 丛 书

美丑

多米尼克·费尔南代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丑/朱存明,(法)费尔南代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远近丛书)

ISBN 7-80646-248-1

I.美… II.①朱… ②费… III.比较文化-研究-东方国家、
西方国家 IV.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430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周艳梅

美丑

朱存明 多米尼克·费尔南代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375 字数 75,000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ISBN 7-80646-248-1/I·308

定价:11.00元

中国古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朝夕相处的人尚且各不相同，何况远隔重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眼光来看，也全然不同；中国古代诗人苏轼（1037—1101）早就说过：

序

与卷之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封闭的自我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从而得到发展。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就是说，只有

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因此，孔子一贯强调必须尊重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智慧的人总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特点，使之成为可以互相促进的有益的资源，这就是“和”。

序

要保持独特之处，就必须从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古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一种“情景”，这种“情景”随个人的心情，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周围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体验，外在的一切就不能构成意义。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提倡“心外无物”。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指着谷中花树问他：“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中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见此花树时，此花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相触相生，就产生了

独特的生活体验，构成了人的存在。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就是想突出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并期待在这一过程中，遥远的地域环境、悠久的历史进程、迥异的文化氛围都会从这些体验和差异中由内而外地弥漫开来，相互点染。中国和法国远隔重洋，但两国的文化都被公认为是历史悠久、富有情趣、各具特色的。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中国和法国作为“远”“近”的两端，进行跨洲际、跨文化的普通人的对话。每一本书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就同一主题同时撰写，试图把两个全然不同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联结在一起，达到互相参照和沟通的目的，这种设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都是第一次。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设计在中国和法国都引发了许多年轻人，一如年长者的兴趣。以后的各辑将会陆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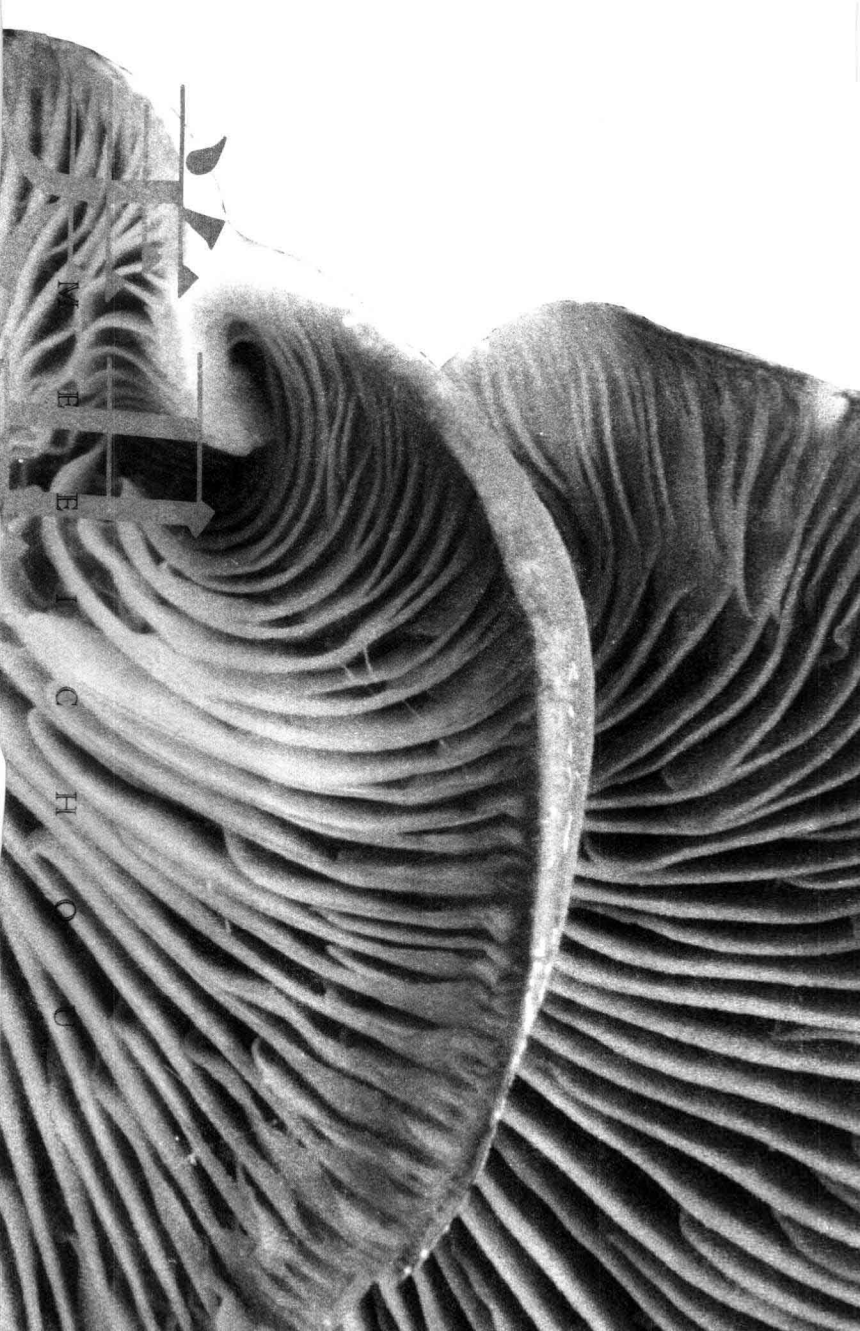
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是一套供你欣赏，能为你提供美好心情的小书，因此文笔力求亲切活泼，版式也力求精巧玲珑，以便你在车上、船上、临睡时、等待时都可以得到阅读的愉悦。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孔子赞美的超越于功利的纯美的



享受,也正是我们所想奉献给你的。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和中国上海文化出版社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个致力于普通人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了解的、面向未来的“创举”就不会有实现的可能。

序



Dominique 多米尼克·

1929 年生于巴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去了意大利。1957 年，被那不勒斯法语学院聘为教授。自 1959 年起，任贝尔纳·格拉塞出版社评审委员会委员。1968 年，以论文《巴伏斯的失败》(该论文用精神分析法对意大利作家巴伏斯的生平与作品作了阐述)荣获文学博士头衔。

自 1959 年至今发表小说 16 部，出版论著 12 种。

小说《伯卜西诺或那不勒斯的神秘剧》荣获 1974 年梅笛西大奖；小说《在天使手中》荣获 1982 年龚古尔大奖。

Fernandez

费尔南代



1 性与美 ——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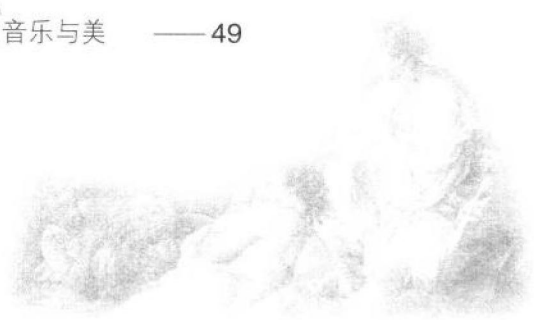
2 波德莱尔 —— 23

3 俄尔甫斯 —— 29

4 力量与违禁 —— 37

5 绘画中的俄尔甫斯神话 —— 41

6 音乐与美 —— 49



7 音乐中的俄尔甫斯神话 —— 57

8 美与赝品 —— 65

9 红色与美 —— 71

10 艺术与真实 —— 75

11 文学与形体美 —— 81

每当我们赞叹“一道美丽的风景”或“一所漂亮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只要那风景或房子的巧妙线条与和谐比例能够令我们感到愉悦，它们就会被认为是美的。这是有关美的一种完全外在的概念。有时候，我们看到西下的夕阳或山中的暴雨，那种突然使我们激动的情境是无法用我们所体验过的乐趣来解释的。于是，我们就猜测：有一种神秘的、超凡的力量，超越我们的感官印象，使我们怦然心动。有时候，某一处特别动人的景色——例如巴西的伊瓜苏瀑布或玻利维亚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让我们隐约地瞥见某种心灵的时空。有一些画家，如塞尚、加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奇或立陶宛人邱尔里奥尼斯，出色地描绘了大自然的超自然的一面。塞尚笔下的一只苹果难道只是苹果树的果实吗？不，它体现了世界的美的一部分，在画家那色彩缤纷的领域中浓缩了整个人类所憧憬的几分神秘的本质。

同样，当我漫步在紫禁城，当我凝望着西西里岛塞杰斯塔的古希腊神殿，我想：这种立体安排和空间组织上的完美是进入另一种神秘的、看不见的现实的一条通道。

一座罗曼风格的教堂或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也让我觉得：它们不仅是美的建筑，而且是某种通道。只是我很清楚：究竟是出于何种确切的原因，我不能拘泥于它们的美之外的外部概念。它们的宗教使命使它们注定要超越它们的形貌之外。高大的圣殿、雄伟的穹顶，阴暗、宁静，一切都使我们的目光和思想不再停留于现实的神殿，而是寻求更高、更远的境界。它发出一种召唤，引导人们走向彼岸的并非处所的美，而是“上帝”观念。“上帝”这一观念，就是在混凝土建造的最丑陋的教堂里，也会具有同样神秘的吸引力。

建筑中纯粹的美与黄金分割律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把一种线条和体积的集合体称作“美”——这可称作美的第一定义。这种集合体，没有任何一种宗教的明确影响，超越一切文化参照，给了我们一种玄奥的探询的感觉。符合这种条件的纪念建筑极为罕见。我列举了北京，塞杰斯塔，还可以加上埃及的金字塔，拉丁美洲的阿兹特克或玛雅神庙（但他们都有宗教目标），印度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莫戈城、圣彼得堡的冬宫：所有这些建筑都显得庄严、肃穆，有一种形式上的完美，我们首先从外部欣赏它们，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承认：我们

不会仅仅限于外部的感知，而拒绝弄清它们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一幅美的画意味着什么？当然，有一些画家（彼埃罗·德拉·弗朗契斯卡、维尔梅、尼古拉·德·斯达尔、洛思柯）向我们发出一声召唤，使我们不限于对图案和色彩的美感，而带我们超越着色的表面的彼岸。然而，即使对这些画家，我也只是想：“这算什么艺术！这算什么才能！这算什么天才！”对画、壁画有的（或是雕塑）欣赏首先是给予它的作者的。正是这种个体在其作品的地位束缚着我，阻止我把它归入美的最高范畴，尽管它看起来相当美。由此产生第二个定义：纯粹的美必须是非个人的，永恒的；并不属于创造它的人；或者，无论如何，看起来并不属于他。

将一幅西方画作与一幅俄罗斯东正教圣像作一下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体现个人意愿的美和与其创造者无关的绝对美之间的区别。（同样，可以比较米开朗基罗、卡诺瓦的雕塑和古希腊的少年雕像或亚洲的佛像。）

我们知道，俄罗斯东正教圣像遵循一些由东正教

会创立的非常严格的规则。画家在主题的选择,人物的处理上没有任何自由。这与西方人所称的“绘画”相反,这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礼仪。作者本人并不以“创造者”自居:他自认为只是不容置辩地执行一项任务。大多数的圣像画家都是默默无闻的,这种情况既非事出偶然,也非资料湮没所致。况且,他们只是干群体工作,并不在他们的杰作上署名,就连他们的后代人也无法辨认出来:哪些是他们亲手绘制的面孔,哪些是他们的助手所干的活儿。据传,其中有一位画家,在蒙古入侵者到来时并不逃走,因为他只要再画完最后一个天使,圣像屏便大功告成。可是,那些野蛮人将他杀害了。这一暴行难道不是象征着那个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甘心情愿在美神的祭坛上献身的人所作的必要牺牲吗?

这类画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安德烈·鲁伯莱夫,他是名画《三位一体》的作者。画中的三个天使以一种永恒的完美的姿势坐着。我总是用“永恒”这个修饰词来阐明:绝对美的特征并不依赖于把它固定于木板或画布上的那只手。

没有哪一幅西方画作能给我同样的感觉:我总是

在其中看到作者的那个“特殊的我”。我觉得：即使是最无私的、最单纯的画，都在窥视着观众的共鸣、成就、声誉和金钱。永恒的无个性，完全的无私：这就是纯粹的美。由此产生第三个定义：纯粹的美与其说在于一幅图像，一个既定的外形，不如说在于观念中。所有要实现这一意念和体现美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对本应完全存在于空想中的条文的伤害。

